

诗歌一直存在于人类漫长的精神生活中。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不朽的“心灵形式”,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只认同诗歌这样一种文学形式,而是因为诗歌从古到今,无时无刻不在抚慰着人类的心灵,给人类的灵魂注入善和美。诗歌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它还是人类主观世界与客观外部世界架起来的一座桥梁,在穿越时间和历史的河流上,诗歌就如同一艘航船上被风吹动着的白帆,它给船员的不仅仅是勇气 and 希望,而更可贵的超出了现实的无穷的想象。对人类而言,诗歌集中体现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不朽价值。

诗人的角色与诗歌的作用

诗人在社会中是怎样一个角色呢?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我想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诗人都会有一个角色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诗人或者公众对他的角色的一种定位。在原始社会时期,也可以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时期,根据我的阅读经验,那个时候的诗人,其身份应该都是和部落酋长或者说祭司的身份统一在一起的。“诗人”就是“祭司”,而掌管最高宗教仪式的“酋长”,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诗人”,他们都是在用神秘的语言连接着人与神灵世界的通道。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特别是就近现代社会而言,其实很少有我们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专业”的诗人,许多诗人的“诗人角色”和他的别的社会角色,其实也是在不断地转化着的。这些诗人绝大部分都有着自已的其他职业,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新闻记者,有的是出版工作者。在现代派诗人中,阿拉贡、巴勃罗·聂鲁达、桑戈尔、埃梅·塞泽尔等等,既是诗人也是政治家。我也经常被记者问到相关的问题,他们总认为诗人的思维和政治人物的思维是不可调和的。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冲突的。

诗人在今天,还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诗人这个群体,或许在这个以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中,已经越来越边缘化。有人说,现在是不是写诗的人要比读诗的人还多,我想这个问题能成立的话,那不是诗人的悲哀,而是大众的悲哀和人类的悲哀。诗歌在历史上,如何选择它的受众,就一直徘徊在精英群体和广大的民众之间,这个问题也是从古到今的诗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当然,诗歌的写作永远是诗人的一种个人行为,诗人的作品只能是他们面对自己的内心、同时也面对这个世界所发出来的最富有个性的声音。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人类变得越来越没有精神的支撑,可以说,人类心灵的荒漠化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更积极的姿态和行动,去建设真正合乎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家园。现代化的速度越快,人被物质不断挤压所剩下的空间或许就越小,这就更需要我们在精神生活的建设方面发挥诗歌的作用,因为诗歌与人类心灵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要拯救现代人的精神失落,给已经干枯荒凉的心灵洒下纯净的甘露,毫无疑问,诗歌是迷失在物质世界的人类最好的一种治疗,这种治疗对任何一个渴望美好精神生活的人,都是一种来自灵魂的需求。

有人会问,诗真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吗?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帕斯就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的政治科学——这是个错误的提法,因为政治是一门艺术,专家们一般只谈论经济力量和社会阶级,却几乎不涉及人的内心,其实比经济形态复杂得多,他们会珍惜情愫、感受恐惧、隐藏爱憎,而这些,无论以什么形式,恰恰是诗歌真正的主题。”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在人类深陷精神困境的境遇下,诗人和诗歌都会发挥他们不可被替代的重要作用,诗人用一首又一首美好的诗篇,去慰藉人类于枯竭绝望的心灵。我想,诗歌能不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挥作用,关键是

看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就安排时间开始对人类伟大经典诗歌的阅读,我相信,你一定会从这些经典诗歌中,获取到极大的精神享受和灵魂的滋养。

继承诗歌传统,传扬人类文明

没有一个诗人,是不对他之前的诗歌遗产进行继承和学习的,作为诗人,纵然具有超常的诗歌禀赋,有着对语言特殊的敏感和驾驭能力,他也不得不向伟大的诗歌传统学习,因为一方面诗歌的写作作为一门技艺,一个真正的诗人就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磨炼和积累,这个积累只有通过阅读来获得,当然还有另一面,就是诗人必须要学会用诗的感知方式,去发现自己隐秘的内心,同时还要去感受这个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在这方面例子很多,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

诗歌在当下现实中的作用与诗人的使命

□吉狄马加(彝族)

夫·布罗茨基,就把以普希金为主开创的伟大的俄罗斯诗歌传统,作为自己承接和传承的诗歌精神主脉。他把阅读俄语经典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布宁、费特、勃洛克、叶赛宁、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等,作为自己诗歌传承永不枯竭的源泉加以吸收。当然,作为20世纪俄语诗坛的一位巨匠,他对世界别的语系的重要诗人的学习也从未放弃。特别是在他流亡美国的后期,他大量阅读了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别的语言世界最重要诗人的作品,这其中就包括美国诗人庞德和弗罗斯特、英国诗人奥登、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等等。我认为,在20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中,布罗茨基是一位无论在继承其母语的诗歌传统方面,还是在继承世界优秀的诗歌传统方面,都是最为卓越的诗人之一。

另一位我要提到的诗人,就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艾青。在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史上,产生过无数重要的诗人和划时代的诗歌名篇,但毫无疑问,诗人艾青是他们中间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特殊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有三点:第一,他是中国新诗史上写作跨度最长的诗人之一,他从3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创作时间长达60余年,可以说见证了中国新诗这百年的一半。当然,就创作时间而言,在中国新诗史上还有数十位诗人与他有着同样的经历。第二,他是中国新诗史上,特别是在他投身新诗创作的这60多年中,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经典诗篇回世的诗人。第三,他是新诗百年历史中,在新诗语言实践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位诗人。中国新诗真正意义上的口语化和散文化写作,并不是从艾青开始的,在此之前郭沫若的《女神》已经树立了榜样,但我想说的是,艾青从他一开始诗歌创作,就以一种清新、质朴、纯净的语言,让诗坛为之耳目一新。究其原因,我以为首先是艾青对中国汉语民间语言和口语有着细腻准确的把握。

另外,他曾留学法国,对法国诗歌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的阅读,也会让他在语言上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就是,他是一个画家,他的每一行诗让人读后,都会有一个清晰的画面感。可以说,艾青是一位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无论是在纵向的继承,还是在横向的移植方面,都能被堪称为大家的诗人。

作为一个诗人,我也在探索如何传承自己民族和人类的诗歌精神。我是一个彝族人,我的故乡就在中国西南部的大凉山。彝族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史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在古代社会,我们曾创造过足以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十月太阳历法。我们的文字彝文,其历史与汉文的历史几乎同样的悠久,而这一古老的文字直到今天还在彝族聚居区使用,有不少彝族作家和诗人还在用这种古老的文字进行写作。彝族有《勒俄特依》《梅葛》《阿细的先基》等十余部史诗。在哲学思想史方面,彝族有着自身古老的哲学价值体系,从大量的

历史文献和经典著述来看,其独特的宇宙观、生命观、死亡观、伦理观以及审美观念,毫无疑问,都是我们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宝贵的一笔人文和思想遗产。

作为一个亲近自然的民族,彝族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充满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诗性。我们不仅用诗歌的形式传颂一代又一代人的谱系,我们还用诗歌的方式,写下了我们民族一系列最伟大的哲学和历史经典著作。诗歌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诗歌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生命方式,诗歌已经成为了我们全部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用诗歌来赞颂和表现英雄的祖先、伟大的自然、神秘的时间、火焰般的爱情以及刻骨铭心的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作为一个诗人,我的诗歌精神源头,从一开始就来源于我所熟悉的本民族的文化,而我也从未割断过与这种母体文化的血肉联系。到今天为止,我对于这个世界抱有的诗事感知的价值判断,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无疑上天对我的恩宠。当然,在这里我还需要强调,彝族的诗歌传统,也仅仅是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而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就成为了我一生都会去不断追寻的一个更博大的诗的精神源头。而同样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当代中国诗人,我一直把世界一切优秀的诗歌传统,作为自己借鉴的另一个诗的精神源头,而那些不同国度的杰出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对我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做一个行动的诗

诗人的个体写作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是不言而喻的,

声音

「民译汉」工程的可喜成果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文学是心灵沟通的桥梁,翻译是文学交流的桥梁。没有这两座桥梁,生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的心灵,就很难真正获得立体交叉式的沟通。由中国作协实施推进的中国新时期56民族翻译作品系统工程是一项宏大的国家文化项目,自2013年启动以来,分期分批陆续组织翻译出版“民译汉”和“汉译民”系列作品。“哈萨克族卷”便是这一系统工程成果之一。

哈萨克族99%的作家、诗人都在用母语创作。自改革开放之初,我就时常听到前辈和同辈哈萨克族作家诉说他们的夙愿,热切期盼他们的作品被适时译为中文,再由中文走向世界。而这部“哈萨克族卷”所选取的作品,既有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就享誉文坛的老诗人库尔班阿里的诗作,也有尼合迈德·蒙加尼、夏侃·沃阿勒拜、玛哈孜·热孜旦等哈萨克族读者耳熟能详的代表性诗人的代表作品。

当然,这也是一本混合卷,其中既有诗歌译作,也有小说和散文译作。窥斑见豹,可以大体上认知新时期以来哈萨克族文学发展轨迹。同时,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译文、胡尔曼别克·哈依夏·塔巴热克、丽娜·夏侃、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直接用中文创作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也收录其中,让读者可以了解当下哈萨克文学的基本轮廓。

文学翻译是需要一支高水平的翻译队伍来实现。这本翻译作品集不仅收录了老一辈哈萨克族文学翻译家常世杰、姚成勋、张森棠、焦沙耶、张孝华等的译作,还收录了哈依霞·塔巴热克、阿里、韩玉文、金炳皓、丽娜·夏侃、哈那提古丽·木哈什、库拉西文·木哈买提、波拉提·巴德力汗、星星、吉恩斯古丽等后起之秀的译作。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轻的翻译家,大多是哈萨克族,且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他们对中文亦能驾轻就熟,通过他们优美的译文,读者可以分享哈萨克族文学的审美境界。如果细心关注不难发现,这些年轻的译者中,哈萨克族女性翻译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一可喜的现象在无声地宣告,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和一个民族文化地位的提升。因为,文学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催化剂,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提升综合素质、更是一个国家建设文化强国的文化力量。

我计划用20年时间创作百万字的长篇康巴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园》,目前《康巴》和《命定》已出版发行进入市场。我希望这三部小说能重铸民族灵魂,给人类以心灵安抚。

我生活在青藏高原东缘——康巴藏区,生物界将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视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而康巴藏人数千年来就生活在海拔3000至4000米的禁区上。这片土地的自然境况极端恶劣,它集中了全世界最复杂的地形地貌,集中了台风之外的所有自然灾害,包括干旱、雪灾、地震等,这里的氧气含量仅为内地的一半。在不通公路的年代,只要你踏上这片土地,就不难发现,康巴人的眼神里流露出对变幻莫测、喜怒无常的大自然的极度恐惧和无助,手中的转经筒准确地表达了人们的祈求与希望。

但是,康巴地区也有另一个侧面。当下,我们的城市正经历着严重的道德、环境、生态、社会危机。于是,很多人游历青藏高原,感受一种精神上的召唤,体验暂时性的皈依。我觉得,最能让人分享、容纳和接受的哲学基础,就是关于自然和内心深处的和谐观念。这些观念,康巴这里有。

被世人传唱的《康定情歌》就是包容了世界的几大宗教文化所碰撞出的人性“火花”。《康定情歌》就是因“混血”而碰撞出人性之爱的火花,它表达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的心灵祈盼,成为多种民族多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渗透的“混血”经典。

基于这首歌,我创作了长篇小说《康巴》,目的是想通过世俗的爱情故事同时又是超越世俗的爱情故事,去寻找人类隐晦呈现出来的可以公认的哲学表达,而不同文明的这种隐隐的关联和沟通,实际上在中国大西南的茶马古道重镇——康定存在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这条古道上的包容精神给予我完成作品的可能,这个可能就是:以长篇的形式将多种文明在康定交融的历史连接起来。以茶马古道的叙事背景将那些失落四散的伟大精神碎片整合起来,构成一个重新定义的新文明起点。这21个文明历经数百年汇聚、碰撞、交融、融合,为21世纪人类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观——包容、自由、平等、互爱。

在纷乱的充满希望和危局并存的新世纪,崛起的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担当和世界观走向世界?审视世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如何与世界有着真正的心理平视,这一平视的心理基础应该是自信和从容。我试图在小说中呈现康巴地区的文明祥态,它可以为我们的这份自信和从容找到根据。

实际上,这份精神困惑不仅仅是国家层面

创作谈

“康巴三部曲”的总体构思

□达真(藏族)

的,更是个体层面的。《康巴》给读者提供的精神答案是: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同在;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尊重信仰但对极端主义;它通过多元交融诞生出的新的理念,为转型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精神秩序和社会伦理规范。

第二部小说《命定》是2011年12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取材于康巴籍抗日远征军的故事,这件时隔近70年仍感动中国的抗战故事一直湮没在历史深处。

我讲述的藏汉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的故事,希望验证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这个民族共同体是命中注定的,在立意中我曾说:

历史常识和我亲身履足的中国空间让我必须坦言:文学的立场永远是作家个人的立场。因此,我只能从我的立场去表达个人的情怀。关于《命定》不妨从中国地图说起,而今我们无需厘清它是一片桑叶还是一个鸡头,在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里,我们的祖先被东边浩瀚的太平洋、西边的戈壁和高原、北边的了无人迹的西伯利亚、西南和南边横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茫茫无际的大海阻隔了,就当时国力和科技水平,要跨越上述的边界是望而却步的。就在这个旷达而封闭的地理单元里,中国各王朝的版图概念是中心清晰边缘模糊,这个移动的疆域是随王朝的力量而定的。比如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它的版图概念甚至超越了我所描绘的范围。又比如汉族统治的南宋,版图的概念仅在长江以南。我们可以从几千年的朝代更替看到一个命定的逻辑,无论王朝如何更迭,统一的认同是不变的。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少数民族建立了王朝——北魏、元朝和清朝,人口众多的汉族和历史典籍并没有说这三个朝代不是中国的。由此推论,由藏王赤松德赞率领的吐蕃军趁唐朝的“安史之乱”一举拿下长安

和建国的话,历史一样会承认它是中国的某某王朝。这就是大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命定性。这是与建立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有巨大差异的,国人必须意识到,大量西方知识体系中的评判规则很多是不适合评价中国的。因为,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版图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用什么方式脱离这个大

群体都是不成立的,中国是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本书的主人公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日战场那样,是命中注定的。

我认为,《命定》里的抗日英雄们是继上个世纪西藏人民抗英之后又一保卫中华的伟大亮点,是值得颂扬的,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但是,66年之后再来描写战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继续写枪炮里的宣泄?还是写读者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故事?于是,我借助《命定》里的主人公土尔吉一生的命运感悟来呼吁:“如果人类的一切纷争都采用暴力来解决的话,那必然是最可耻的行为,战争是暴力的形式,战争无疑是人类永恒的耻辱。”同时《命定》还隐含着对人类过度欲望的深度焦虑,我认为,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把自己的欲望延伸出了自己的疆域,用武力向外界号叫“这是我的!”罪恶之源便从这里开始了。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侵略者就是超越这个欲望边界的祸水。如今,这股欲望仍然有“贪婪的接管者”。

如果说《康巴》是借康定这个藏、汉、回多民族的交汇地来讲述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故事的话,《命定》则是借助藏人抗战的故事在讲述人类和生命的价值。有读者在阅读《命定》后认为,该书的主人公具备身为军人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是在土尔吉的一系列表现中展示给读者的——作为军人首先必须痛恨战争、排斥战争,但是作为军人又必须铭记,只要地球上还有国境和疆界的划分,当你的祖国面临入侵时,你又必须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走向战场。正是如此,小说里的主人公土尔吉和他的战友们走进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灭的精神,也是中华各族儿女的图存兴旺的价值所在。

第三本叫《家园》,我准备用3年时间写完,试图站在更为宽广的高度和视野来书写人类的共同思考。可以说,“水之链”是我想在其中表达的观念。

长江从格拉丹东雪山的姜根迪如冰川发源,最后流入东海;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发源,最后注入渤海。这两条世界级的大江大河像龙一

一个杰出的诗人,必须忠诚于自己的心灵,这是其作为一个诗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诗人是民族的良心,也是时代的良心,这也是千百年来为什么诗人被他的读者所热爱的原因。但是在当下,诗人不仅仅要进行书面的写作,他还应该把他的政治主张、文学主张变成一种行动,就我个人来说,我就力求自己成为一个行动的诗人。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和态势下,存在各种政治的、文化的、权力的、生态的问题,这必定要求生活在这一空间里的人类去关注与思考。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所有的作家和诗人的责任,可以说,关注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生存状态,也是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的责任。我们中国的作家和诗人更应该成为这个时代和生活的见证者。我们作为人类整体中的个体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地球的某一隅,我们应该把个人命运、世界命运、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一直在思考,对于我们作家个体的人来说,不仅仅要面对自己的内心,更重要的是要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作家和诗人不仅仅要坚守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应该具有人类的意识。我认为这种意识,就是要求我们关注人类当下的生存状态、关注人类的生存命运。作家和诗人从来就不是孤立地写作,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如果脱离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还能写出什么划时代的作品?我始终认为,在当下,我们更要向法国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雨果学习,把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行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介入到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去,才可能使我们的文化理想变成现实。我以为今天,一切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和诗人不能躲进象牙塔里写作,更应该站在这个时代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最前沿,应该随时发出正义的声音,应该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今天,不仅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许多民族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这些世界性的命题都需要我们去回答。比如说,我们不同的民族如何依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选择更好的与这个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如何更好地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和谐相处?比如说,我们如何更合理地利用地球母亲和祖先传承给我们的资源?我想,这样一些问题,对于当代各民族作家、诗人来说,不仅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样,这个时代还要求我们必须去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是这个世界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而在一个文化不断走向同质化、趋同化的今天,我们如何保护好文化的多样性,也需要我们做出正确的回答,因为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价值的肯定,我认为都是对人类所有生存历史的一种肯定。我们必须站在道德和人类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为了把这种文化主张与相应的行动结合起来,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化品牌创意人,从2006年开始,我亲自策划和实施,已经在青海成功地创立了一系列的文化项目,三江源国际摄影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世界山地球纪录片节、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青海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等,已经成为今天青海和中国走向世界的一种平台和途径,同样也是世界认识和了解青海和中国的重要窗口。同时,我们还利用青海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提出了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概念,成功策划举办了昆仑神话与世界神话国际论坛,重新诠释了中国最古老的神话,并让其与世界不同神话体系进行沟通和对话,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作为一个行动的诗人,我为我参与了这一系列的文化事件而感到欣慰,我始终认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我应该而必须去做的,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

样缠绕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它们千回百转,百折不挠,浩浩荡荡,奔涌向东,终归于海,在大气环流下形成轮回,周而复始。

水的脉络与生命的脉络是宇宙留给人类的永恒密码,水的涌动又使人体的血液在生命体上延展、铺开,形成奇妙的生命网络、命运网络、文化网络;它又像树叶的经脉,交织出密如蛛网的链接,舒展着生命的灵性、自由。

这些脉络所形成的流动——水之链成为传递、输送生命信息的惟一纽带,我们能否在长江和黄河的流动中读懂一种传递、一种链接、一种同源和同源不息的息息相关?

水之链的每一个接点呈现了不同区域缤纷万象的文化景观,在东方繁星密布的悠久文化中,郑国的凤最先吹出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多元共存的人本思想。

这一多元共存的思想,使得饮源头第一口水和源尾最后一口水的人会感到这是一种不开、避不了的命运的连接。这是命运刻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个体心灵上的永恒的胎记。

注视这由西向东的数千里的漫长贯穿,你会对养育了长江和黄河文明的青藏之水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和感慨?

如果再拓宽我们的视野,不难发现,同样还是青藏之水,惠泽了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公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两岸的文明。如果把恩泽于这些水系的人口加在一起,我们会惊异地发现,青藏高原的水悄无声息地养育了20亿人的生命。20亿!这个数字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上善若水的伟大奇迹在东方这片土地上上演至今。

如果不借助水声去思考在我们身边流淌了五千年的故事,说明我们的记忆是残缺的、是有选择的,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多元共生经验提供给人类未来的可能。

这个屹立在东方高地上的亚洲天然水塔以上善若水的情怀,向东方和南方输送水源。因为水之缘,早在西汉时,就有了西南古丝绸之路的记载;在唐朝时就有了竖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再后来就有了促进贸易与交流的茶马古道、江孜人民抗英的炮台遗址……

这些文明交融史、政治更迭史、文化生成史,因为水而养育的生命链接在一起,恰好解读了水的极刚气质,遇坚硬而荡气回肠,最终水滴石穿;遇沟壑而充满四溢,滋养大地。

我们不禁要问: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是什么?回答是水,水是用枪打不烂、用刀砍不断的;世界上最软的东西是什么?回答还是水,它像轻风一样温柔,像爱情一样柔情蜜意。

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气质就是水的气质。